陸子學譜

陸子學譜卷之十六

陸川龐　嶼校

門人上

歐陽子謂受業者爲弟子。受業於弟子者爲門人。後世誤渾爲一。孔氏門人見於論語者可考也。孟子論見知不獨在親炙。凡去聖人之世未遠者皆得與焉。蓋世之相近。源流親切。則亦與弟子無少殊耳。陸子再傳之士。名人甚衆。而發明陸學。若包文肅袁正肅二公。尤宏偉綂緒所在。不可沒也。今錄門人爲二卷、

包文肅公恢

宋史本傳

包恢、字宏父、建昌人、自其父揚、世父約、叔父遜、從朱熹陸九淵學、恢少爲諸父門人、講大學、其言高明、諸父驚焉、嘉定十三年舉進士、調金谿主簿、邵武守王遂辟光澤主簿、平寇亂、建寧守袁甫薦爲府學教授、監虎翼軍、募土豪討唐石之寇、授掌故、改沿海制置司幹官、會歲饑盜起、金壇溧陽之間、妖部諸將爲討誅之、沿江制置使陳韡辟爲機宜、復有平寇功、改知吉州永豐縣、未行、差發運幹官、福建安撫使陳塏檄平寇、遷武學諭、宗正寺主簿、添差通判台州、徐鹿卿討溫寇、辟兼提點刑獄司主管文字、議收捕、改通判臨安府、遷宗正主簿、知台州、有妖僧居山中、號活佛、男女爭事之、因爲姦利、豪貴風靡、恢誅其僧、進左司郎官、未行、改湖北提點刑獄、未

行移福建、兼知建寧、閩俗以九月祠五王生日、糜金帛傾市奉之、恢曰、彼非犬豕、安得一日而五子同生、非不祥者乎、而尊畏之若是。衆感悟、爲之衰止、兼轉運判官、以侍御史周坦論罷、光州布衣陳景夏上書云、包恢剛正不屈之臣、言者汚蔑之耳。又四年、起爲廣東轉運判官、權經畧使、遷侍右郎官、尋爲大理寺少卿、即日除直顯文閣、浙西提點刑獄、是時海寇爲亂、恢單車就道、調許浦分屯、建若一旦集諸軍討平之。嘉興吏因和糴受賕百萬、恢被旨慮囚、曰、吾用此消沴氣、乃識死、斷其手、進直龍圖閣、權發運、升秘閣修撰、知隆興府、兼江西轉運、沉妖妓於水、化爲狐、人皆神之、有母愬子者、年月後作琉字、恢疑之、呼其子至、泣不言、及得其情、母孀居、與僧通、惡其子諫、以不孝坐之、狀則僧人爲之也、因責子侍養。

徒步不離。僧無由至、毋乃託夫諱日入寺作佛事、以籠盛衣倡、因納倡於內以歸、恢知之。使人要之、置籠公庫、逾旬吏報籠中臭達於外。恢命沉於江。語其子曰、為汝除此害矣、又姑死、假于姊棺以斂、家貧不能償、婦怨於恢、恢怒、買一棺給其婦臥棺中以試、就掩而葬之、陟湖南轉運使、罷、景定初、拜大理卿、樞密都承旨、兼侍講、權禮部侍郎、尋為中書舍人、林希逸奏恢守法奉公、共心如水。權刑部侍郎、進華文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兼發運、奏有豪民包舉田寄公租誣上者、恢上疏指為以小民祈天永命之一事、帝覽惻然、罪任事者、即歸民田、詔赴闕、辭、改知紹興、又辭、度宗即位、召為刑部尚書、進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封南城縣侯、郊祀禮成、遷以資政殿學士致仕、恢歷任所至、彼棄猾去姦吏、治盜獄、課益鹽、理

欽欠政聲赫然嘗因輪對曰此臣心惻隱所以深切為陛下告者陛下惻隱之心如天地日月其闇而食之者曰近習曰外戚耳參知政事龔茂良見而歎之曰吾等有慚色矣他日講官因稱侯疏剴切願容納理宗欣然曰其言甚直朕何嘗怒直言經筵奏對誠實懇惻至身心之要未嘗不從容諄至度宗至比侯為程顥程頤侯侍其父疾滌濯掃除之役不命僮僕年八十有七臨終舉懷慎以貧窮約事戒諸子欽以深衣作書別親戚而後卒有光隕其地遣表聞帝輟朝贈少保謚文肅賜銀絹五百

遺文

淳熙六年丙午春正月二日奉旨旌表先生門閭八年戊戌夏五月朔包文肅公作旌表門閭記其畧云門閭之高不惟

天。此古今所尤難者。惟陸氏五世而有文達文安二大儒。以人品之高。道術之明。特起東南。上續道統。質以師表四海。非僅以師表一家。大學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全體大用。具在於是矣。陸氏所以名家。由二先生之名世也。

淳祐十年庚戌夏五月。撫州守葉夢得。命金谿宰立吏刱先生祠堂。增葺書院。九月建梭山復齋象山三先生祠堂於郡學之東。以袁燮和叔傳子雲李曾伯。十一年辛亥春三月望日。包文肅公撰三陸先生祠堂記。發明先生之學。最爲明晰。可以盡破俗學之疑。今錄其文於後云。以正學名天下。而有三先生焉。萃在一門。一家若臨川陸氏昆弟者。可謂絕無而僅有。然梭山寬和凝重。復齋深沉周謹。象山光明俊偉。此其

資也固皆近道矣若其學之淺深則自有能辨之者梭山篤信聖經見之言行推之家法具有典刑雖服先儒之訓而於理有不可於心者決不苟徇惜其終於循善而不及見諸行事之著明復齋少有大志浩博無涯涘觀書無滯礙紬閱百家晝夜不倦自爲士時已有稱其得子思孟子之旨者其後入太學一時知名士咸師尊之則其學可知矣又惜其在家在鄉僅可見者輔成家道之修整備槃湖寇之役執紀綱肅而棄弊悉革誠意孚而人心興起卓然爲海内儒宗繫天下之望而根未得施其一二耳若夫象山先生之言論風旨發揮施設則有多於二兄者蓋自其幼時已如成人淵乎似道有定能靜實自天出不待勉强故其知若生知其行若安行粹然純如也蓋學之正而非他以其實而非虛也故先生嘗

[illegible]宇宙間自有實理此理苟明則自有實行有實事實行之人然則不言而信又自謂平生學問惟有一實則萬虛皆卒[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近之以虛識見虛議論習成風化而未嘗一反就實[illegible][illegible]日進月漸之功者觀此亦嘗有所警而悟其非乎夫道不虛行皆大路然苟得實地而實履之則起自足下之近可達千里之遠故自仁之實推而至於樂之實自有樂生惡可已之妙其實可欲者善也實有諸己者信也自善信而充實有光輝焉則其實將益美而大是誠之者人之道也由大而化則爲聖而入於不可知之之神是誠者天之道也此乃實子之實學可漸進而馴至者然而無有乎爾則亦久矣先生嘗論學者之知至必其智識能超出千五百年間名世之士而自以未嘗少遊爲善之任者非敢昏一旦之決信不敏之

悉而徒爲無忌憚大言也。蓋以其初實困深切自反灼見其非外鑠。徒以交物有蔽。淪胥以亡。自此不敢自棄。是其深造自得。實有孟子。故曰。孟子之後。至是始一明。其說曰。不然四方聞其風。來學者輻輳。先生明於知人。凡所剖決。必洞見其肺肝。所藴砭。必的中其膏肓。各有感動。發其良心。而知其正性者爲多。然則其學眞可質鬼神而無疑。俟聖人而不惑者矣。昭昭如是。豈其間有所疑惑。爲殆若不可曉者。是又烏得不困以致其辯說且道焉之門。自開闢以來一也。豈容私門戶乎。故其說曰。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曰學者惟理是從。理乃天下之公理。心乃天下之同心。顏曾傳夫子之道。不私夫子之門戶。夫子亦無私門戶與人爲私商也。曰此理塞宇宙間。未嘗有所隱遁。天地所以爲天地者。順此理而已。

人與天地並立爲三極安得自私而不順此理哉是先生之學乃宇宙之道之明矣而或者乃斥以別爲一門何耶釋氏之說自開闢以來無有也豈非橫出異端乎故其說曰取釋氏之聖賢而繩以春秋之法童子知其不免曰今若徒自形迹詞語間辨之乃彼所謂職業要其爲不守正道無復有毫髮之近是者矣曰方士禪伯其爲太祟無復遠惑則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樂可堇哉是先生之學非釋氏之邪敘亦明矣而或者指以爲禪學又何耶其窮理也則曰積日累月考究磨鍊嘗終日不食而欲究天地之窮際終夜不寢而灼見極樞之不動由積候以考曆數因而參以緯律呂復齋嘗問其用功之處則剖以在人情物理事勢之間嘗曰吾今一日所明之理凡七十餘條曰天下之理無窮以吾之所歷經者

言之眞所謂伐南山之竹不足以受辭然其會歸總在於此則與徒研究於方冊文字之中者不同何不知者反謂其不以窮理爲學哉其讀書也則曰古人爲學即是讀書而以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之反說爲證以來書不觀進談無根之虛爲病平昔精勤人所不知惟伯見每夜必見其觀覽檢閱之不輟常明燭至四更而不寐欲沉涵熟復而切己致思欲平淡玩味而冰釋理順則與徒乾沒於訓詁章句之末者大異何不知者反妄譏其不以讀書爲教哉抑或謂其惟務超悟而不加涵養不求精進也曾不知其言有曰惟精惟一涵養須如是學之正而得所養如木日茂泉日達孰得而禦之又曰雖如顏子未見其止易知易從者實有親有功可久可大豈若守株坐井然者則如彼或者之所謂者矣又或謂其

推尚捷徑。而若無次第。若太高也。曾不知其言有曰。學有本末先後。其進有序。無不容躐等。吾所發明端緒。乃第一步。所謂升高自下也。曰、天所與我至平至直。此道本日用常行。近乃張大虛聲。富無尚虛見。無貪高務遠。至有一二問學者。推指其嘗主持何人詞訟。開通何人賄賂。以折之曰、即此是實學。如或者之所謂者。又誤。獨所大恨者。道明而未盛行。爾。故上而致君之志。僅畧見於奏對。惟其直欲進於唐虞。復乎三代。超越乎漢唐。此乃朱文公稱其規模宏大。源流深遠。非腐儒鄙生之所能窺測。而語意圓活。渾浩流轉。見其所造深遠。而所養厚也。下而澤民之意。亦粗見於荊門。惟其以正人心為本。而能使治化乎洽。人相保愛。至於無訟。笞箠不施。雖如吏卒亦勉以義。此識者知其有出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令之表。而周文忠以

為荆門之政可驗躬行之效者也然其所用者有限而其所未用者無窮先生以道之廣大悉備悠久不息而人之得於道者有多寡久暫之殊光極其所志非多且久未已也故自志學而至從心常言之志所則也嗚呼假之以年聖域固其俟入而造化存神上下天地同流之功用非曰小補者亦其俟為也孰謂其年僅踰中身而止知命哉迺其旨與梭山未同者自不嫌於如二三子之不同而有同者復齋則初已是其說於鵝湖之會然又指言其學之明於易簀之時則亦無間然矣遂論其文則皆語學者以窮理理實則文皆實又以凡文之不進者由學之不進先生之文即理與學也故精明透徹且多發明前人之所未發炳蔚如也梭山諱九韶字子美復齋諱九齡字子壽謚文達象山諱九淵字子靜謚文安

學舊有祠。未備也。今郡守國之秘書葉公夢得下車之初。士友請易而新之。公即慨然曰。果非所以嚴事也。乃命郡博士趙其軿相與謀之。旋得隙地於學之西。逐肇造祠廟三間。翼以兩廡。前為一堂。外為四直舍。又外為書樓。下列四齋。横闢方地。地外有竹。竹間結亭。内外畢備。祠貌甚設。皆前所未有也。庶幾嚴事之禮歟。左循以袁公燮。以其為先生之學。而嘗司庾於是邦。且教行於一道。次循以傳公子雲。以其為先生之所與。而嘗掌正於是學。且師表於後進。葉公得傳公之傳。而自象山者也。祠實經始於淳祐庚戌之季秋。至仲冬而落成云。

按包文肅公詩文雄偉。有集行世。書法亦工。吳文正公澄集中有題宏齋包公與齋歐陽公遺墨後云。王谿翁嘗登

附江宏齋先生廬陵巽齋先生之門。子於二先生。皆聞其風而不及識。今見翁所藏六詩一書。如見其人焉。得窺之卓偉。則於遺可以進。得歐陽之醇厚。則於非有所不爲。觀者因是踴躍奮迅以企前修可也。豈可但珍其遺墨而已哉。王谿翁名未詳。既云登宏齋之門。則亦本陸子之淵源矣。文肅諸父。雖兼遊於朱陸之門。其心悅而誠服。則陸子也。至文肅。則全爲陸子之學。而直斥疑陸子者。爲虛見識。虛議論。習成風化。而未嘗一反已就實。以課日進月新之功。蓋陸子再傳弟子。惟包文肅袁正肅二公。尤爲能大昌陸子之學。故門人中首列二公焉。

袁正肅公甫 兄肅

宋史本傳

袁甫字廣微。寶文閣直學士燮之子。嘉定七年進士第一。僉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授秘書省正字。入對。論君天下。不可一日無懼心。今之可懼者大端有五。端良者斥。諂諛者用。杜忠臣敢諫之門。可懼也。兵戈既興。餽餉不繼。根本一虛。則有蕭墻之憂。可懼也。陛下深居高拱。羣臣奉行簿書。獨運密謀之意勝。而虛心咨訪之意微。天下迫切之情。無由上聞。可懼也。外患未弭。內患方深。而熙熙然無異平時。自謂雅量足以鎮浮。不知宴安實爲鴆毒。可懼也。陛下恭儉有餘。剛斷不足。庸夫憸人。苟求富貴。而未聞大明黜陟。軍帥交結。州郡賄賂。皆自貴近化之。可懼也。其他禍幾亂萌。不可悉數。將何以答天譴。召和氣哉。必乞嚴守帥之選。併大軍之權。興屯田之利。遷校書郎。轉對。言邊事之病。不在外而在內。偷安之根

不去規暴終不立壅蔽之根不去血脉終不通忌嫉之根不去將帥終不可擇欺誕之根不去兵財終不可治祖宗之御天下政事雖委中書然必擇風采著聞者爲臺諫敢於論駁者爲給舍所以戢官邪肅朝綱也今日誠體是意以行之豈復有偷安壅蔽者哉出通判湖州考常平敝原以增積貯核隱■產增附嬰兒局遷秘書郎兼遷著作佐郎知徽州治先教化崇學校訪便民事上之請蠲減發源網絹萬七千餘匹茶租折帛錢萬五千餘貫月樁錢六千餘貫請照咸平紹興乾道寬恤指揮受納嶽絹定每匹十兩請下轉運常平兩司議當常平義倉備荒興修陂塘溯築百眾丁父憂服除知衢州立何講務以理義淑士心歲撥助養士千緡西安龍游常山三邑積貯預借爲代輸三萬五千緡蠲放四萬七千緡郡

有義莊買良田二百畝益之。移提舉江東常平、適歲旱亟發庫廩之積。凡州縣窠名隸倉司者。無新舊皆住催。爲錢六萬二千緡、米十有三萬七千、麥五千八百石。遣官分行賑濟飢者予粟、病者予藥、尺籍之單弱者、市民之失業者。皆曲軫之。又告於朝曰。江東或水而旱、或旱而水。重以雨雪連月。道殣相望。至有舉家枕籍而死者。比去麥熟尚賒、事勢益急。詔給度牒百道助費。時江閫盜迎使信。慮民情易動、分榜諭安之。檄諸郡關制司、關於朝。爲保境捍禦之圖、冠盜不犯。遂提點本路刑獄、兼提舉、移司番陽霜殺、桑春夏雨久湖溢。諸郡被水。連請於朝、給度牒二百道賑恤之、盜起常山。調他州兵千人屯廣信以爲備、郡城大火、上封事言上下不交。以言爲諱。天意人心、實同一機、災變之作、端由於此、願下哀痛之詔以

回天意詔求直言復上疏言災起於都邑天意蓋欲陛下因其所可見察其所不可見行至公無私之心全保護大臣之體率屬萃工大明黜陟與天下更始行部問民疾苦薦循良劾姦貪決滯獄所至詣學宮講說剏書院貴溪之南祠先儒陸九淵歲大旱請於朝得度牒緡錢綾紙以助賑恤疫癘大作剏藥院療之前後持節江東五年所活殆不可數計轉將作監領事如故繼力辭常平事彗星見詔求直言上疏言皇天所以震怒者由愁苦之民衆人民所以愁苦者由貪冒之風熾願一變上下交征之習爲大公至正之歸帝親政以直徽閣知建寧府明年兼福建轉運判官閩鹽隸漕司例運兩綱供貨後增至十有二吏卒並緣爲姦且抑州縣變賣公私苦之甫奏復舊例丁米錢久爲泉漳興化民患會知漳州趙

以夫請以廢寺租爲民代輸。甫并捐三郡歲解本司錢二萬七千貫助之、郡屯左翼軍本備峒寇、招捕司移之、江西甫檄使還營、彼寇作唐石、即調之以行、而賊悉平。還秘書少監入見。帝曰、卿久勞於外、篤意愛民。每覽所陳、備見懇惻。甫奏無逸之義。言知農夫稼穡之艱難。自然逸欲之念不起。乞力守更化以來求賢如不及之初意。遷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說書、於經筵、奏剛之一字。最切於陛下。陛下徒有慕漢宣勵精爲治之名、而乃墮元帝文宗柔弱不振之失、元帝文宗果斷不用於斥邪佞。反用於逐賢人。此二君不識剛德之眞。所謂眞剛者、當爲之事必行。不當爲者則斷在勿行。又乞專意經訓、養育精神、務令充實、上與天一。下合人心、帝意欲全功臣之世、詔令中外臣僚奏事毋得摘摭以奏、是消天下讜言之氣。

其謂陛下何。兼中書舍人、奏繳不適許小郡監司郡守非其人。則一道一州之蠹也。時相鄭清之以國用不足、履畝使輸券、甫奏遣貴虐賤。有力者頑未應令。而追呼迫促、破家蕩產悲痛無聊者。大抵皆中下之戶。嘗講罷、帝問近事、甫奏惟履畝事人心最不悅。又嘗讀資治通鑑、至漢高入關辭秦民牛酒。因奏今日無以予人。反横科之、其心喜乎怒乎。本朝立國以仁。陛下以為此衆仁乎否乎。帝為惻然。時朝廷以邊事為憂、史嵩之帥西江、力主和議、甫奏曰臣與嵩之居同里。未嘗相知。而嵩之父彌忠則與臣有故。嵩之易於主和。彌忠每戒其輕易。今朝廷甘心用父子異心之人。臣謂不特嵩之之易於言和、抑朝廷亦未免易於用人也。疏入不報、遂乞歸不允、改起居郎兼中書舍人、未幾擢嵩之刑部尚書、復奏疏云、臣

與嵩之本無仇怨、但國事所係。議難緘默。嵩之誥命。終不敢書行。遂出甫知江州、王遂抗疏力爭、帝曰、本以授其兄袁肅報行誤耳、令遂勉甫無他志、翌日遷與肅江州、而殿中侍御史徐淸叟、復論甫守當沙日贓六十萬、湯巾等又入爭之、淸叟亦悔、未幾改知婺州、不拜、嘉熙元年、遷中書舍人、入見、陳心源之說。帝問邊事、甫奏當以上流爲急。議和恐誤事。時淸叟與甫並召、而淸叟未至、甫奏臺諫風聞言事。初亦何心。今人物眇然。有如淸叟。宜在朝廷。辭避實惟臣故。乞趣其赴闕。又奏備邊四事。曰、固江陵。堤瓦梁與流民復業。嵩之移京湖沿江制置使、知鄂州、甫奏曰。嵩之輕脫難信。去年嵩之在淮西。王檝由淮西而來北軍踵之。今又併湖南付之。臣恐其復以誤淮西者誤湖南、疏留中不行、翌日權吏部侍郎、引疾至

入疏賜告一月遂歸從臣復合奏留之尋命兼修玉牒宮兼國子祭酒皆辭不拜改知嘉興府知婺州皆辭不拜遷兵部侍郎入見奏江湖暴涌旱暵為虐祈禜蝕其心腹大敵制其四肢危亡之禍近在旦夕乞乘一德深邪徑兼給事中岳珂以知兵財召甫奏珂總餉二十年焚林竭澤珂竟從外補遷吏部侍郎兼國子祭酒日召諸生叩其問學理義講習之益侍經筵日至甫條十事至為詳明權兵部尚書暫兼吏部尚書卒贈通奉大夫諡正肅有孝說孟子解後省封駁信安志江東荒政錄防拓錄樂事錄及文集行世甫少服父訓篤學者當師聖人以自得為貴又從楊簡問學自謂吾觀草木之發生聽禽鳥之和鳴與心相契其樂無涯云

遺文事蹟

紹定四年辛卯夏六月、正肅任江東提刑、奏建象山書院於貴溪之徐巖、祀先生。僃以楊敬仲袁和叔。初先生本欲刱書院於山間。作命守荊門不果。至是正肅奏建書院、以山間不近通道。乃命洪季陽相地、得徐巖。近邑而境勝、坐巳向亥。傅季魯聞而譏之。曰、書院爲講古習禮之地。而先聖先師北面、學者南面而拜之。非禮也。宜擇南面之地。季陽悚然、然。已申聞。不復更卜。是日祝文云、先生之精神。其在金谿之故廬歟、游而谷與耶。其在象山之精舍。言言而語語耶。抑周流於上下四方。與天地游、與四時序耶。甫將指江東。聿與正學山之旁近。爰咨爰度。得勝景於徐巖。雖象山而非邈、山峰環峙兮高可仰。大溪橫陳兮清可濯。殆天造而地設匪人謀之攸作。是可宅先生之精神。無在無不在也。先生之道精一匪二揭

本心以示人。此學門之大致嗣先聖之遺響一世之菲精平易切近明白光粹至今讀其遺者人人識我良貴由仁義行與行仁義者昭昭乎易判也集義所生與義襲而取之者截截乎不可亂也宇宙事已分內事渾渾乎一貫也議論一述朴實一述極天下之能言者斯言不可贊也嗚呼先生之學如此先生之精神如此然則在金谿之故廬者如此在象山精舍者如此周流乎上下四方者亦如此孰謂徐巖而獨非此耶工役假與禮宜庋告先生精神淵淵浩浩又作上梁文云盡其心知其性見先生存養之皆天在則今亡則書豈後學講明之無地云云是冬書院落成買田養士冬十月巳未正肅刊先生文集自為序其畧云象山先生文集先君子嘗刊於江右肩將指江左新建象山書院復摹舊本以惠後

學先生發明本心上接古聖下垂萬世偉矣哉此心神明無
體無方是用乎爽莫非大道是謂精一是謂彝倫是謂乾健
坤順是謂日月星辰風雨霜露山川草木之變化是謂鬼神
之情狀先生嘗言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
同也學者之心即先生之心甫藐焉晚出景慕先生戰兢自
勉察識未能先生之道大矣奚容贊述姑誦所聞附於卷末
十一月朔王甫遣池州屬官韓祥至書院祭告先聖告文云
仰惟先聖之道照揭萬世後學昏蒙不知吾心即道有宋知
荊門軍陸某獨能奮乎百世之下指示道心明白的切闡教
象山學者師尊之而歲久祠祀有司弗葺被命茲來惕然大
懼遂卜地於貫溪之徐巖鼎建書院招延山長俾承學之士
相與嚴事先聖朝夕兢惕道心融明所以想昭象山之教而

上繼先聖之統緒也甫聯守攸原弗逷躬詣祠下心以告矣紹定五年壬辰春三月袁甫至書院釋菜告文云先生之學得諸孟子我之本心光明如此未識本心如雲翳日既識本心元無一物先生立言本末具備不墮一偏萬世無弊書院荅建躬致一莫可閒非閒可見非見禮畢乃請書貴殿成集溢塞堂廡以聽講畢續說曰象山先生家學有原一門少長協力同心所以敬養所覩者既已恪供于職而伯叔之間自爲師友梭山復齋皆爲一時聞人而象山又傑出其中陋三代以下人物而奮然必以古聖人爲師發明本心嗣續遺響以大警後學之聾瞶天下以爲眞孟子復出也言儒釋之異極而釋氏爲私吾儒爲公釋氏出世吾儒經世故於綱常所用先爲之反覆致意洎斑胡列直遒而行不阿世好格心事

業斯世。涙望焉。而娟嫉者沮之。雖一斥不復。浩如也。乃禮慈湖門人錢時爲堂長。主教遠近學者。聞風雲集。至無齋以容之。則又修書院之外左方廢寺之法堂以處之云。

紹定六年癸巳春淸明日、正肅作象山書院記。其畧曰、寧宗皇帝丕化之末。興崇正學尊禮老臣。慨念先朝碩儒咸賜嘉諡風厲四方。謂象山先生發明本心之學。有大功於世教。易名文安。廟示褒美。於時慈湖楊先生。我先人絜齋先生。有位於朝直道不阿。更進讜論。寧考動容。天下學士想聞風采。推考學問淵源所自。而象山先生之道益大光明。甫承學小子。將指江東。築室百楹。既壯且安。士遐邇咸集。齋曰志道明德。居仁由義。精舍曰儲雲佩玉。又皆象山先生之心畫也。

正肅提刑江東。既建象山書院。又創鄱江書堂。自爲記云、或

門下曰子刱象山書院於貴溪。興白鹿書院於廬阜。而又建郁江書院何也。余曰。子豈知余哉。余自爲童子。拱立侍旁。每見師友過從考德問業熟矣。曾未十數年。次第凋零。及余兄弟遊宦四方。同志者亦往往間見。未數十年。又皆寥落如晨星之相望。每爲之慨然。將指江東兩書院蓋士友所宗之地。振而起之之責。實在余。故凡士之賴處象山若白鹿者。各隨其行輩與其望實。或畀領袖之職。或在賓講之筵。衿佩成集。彬彬可觀矣。而余之所深慮者。已成之才。雖易於振拔。而後來之秀。未保其嗣續。况士友之紛至。非聽其話言。參諸履行。則未可得其爲士之實。於是遴選通經學古之士。師生徒而課之。余暇日亦數加考察。俟其有立也。乃分兩書院而肄業焉。此郁江書院之所以建也。諸老先生遠矣。師友道喪。士習日敝。

綦超詣者無深實詳縝之功驚辯博者乏通貫[illegible]明之[illegible]
相依倣諸老先生之本旨愈晦不明方且徇偏見立異同之
有專門名家之槩其原皆起於論說多而事實寡然則羣居
書堂相與切磨亦求其所以爲人者如何爾在家庭則孝友
處鄉黨則信睦涖官則堅公廉之操立朝則標正直之風果
若是奚必問其自白鹿乎自象山乎不然飽讀舊書習熟遺
訓而孝友信睦公廉正直一有愧怍自白鹿則白鹿之羞也
自象山則象山之玷也可不懼哉書堂凡四齋曰達原止善
存誠養正而講道之堂則名曰得得者何井卦曰無喪無得
往來井井井井之義大矣哉雖汲而未嘗汲也故愈汲愈新雖
養而未嘗養也故愈用愈有尚無有得寧復有喪本無可喪
於何求得孝友也信睦也公廉正直也行所當行止所當止

至乎至常藝古一日何在焉何得焉然則得云者得其無爽無得者而已於動之所謂使自得之者得乎此中庸之所謂無入不自得者得乎此孟子之所謂深造自得者得乎此以此而學為人尚何論說之勝而事實之徵乎尚何狗偏見立異同而有專門名家之樊乎嗚呼鄱江書堂之學子而果不失諸老先生之本旨也即所以敎白鹿象山之學子皆不失諸老先生之本旨也伐木之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學者服膺斯言吾見道德一而源脉長矣勉之紹定六年孟夏鄱川袁甫記幷書

正齋自題正獻公文集云渾然天成者有道有德之言也道德不足言辭雖工所謂天者已不全矣君子奚尚焉我先君子之爲辭也吐自胸中若不雕鎸而明潔如星河粹潤如金

王眞所謂渾然天成者乎。先君子自言兒時讀書。一再過即成誦。精神純固。無寒暑晝夜之間。及壯寢多不寐。凡所著述輒成枕上。至暮年甚博。傳富日富。然未嘗衆人唯運。尤不喜爲難字。每誦先聖之言。曰。辭達而已矣。立朝抗疏。懇惻忠愛至其指事力陳。略無回撓。入侍經幄。講讀從容。每援古證以証時務。啓沃良多。開明本心。一言一字。的切昭明。聞者感動其他論著。多有補於世教。凡矜夸粉飾峭刻奇險之語。一無有焉。非全於天而能若是乎。嗚呼。先君子往矣。遺編猶在。不肖孤尚不能窺其彷彿。又安能擬諸形容。惟慮散落人間。兄弟相與裒輯。尚多闕畧。姑取其已纂次者。刻梓以惠後學。俾知有道有德之言。渾然天成。蓋若此。不肖孤尚未即死。庶幾旦旦熟復以自警云。紹定初元八月既望。男朝奉郎權知衢

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甫拜手書

吳文忠公德秀作紹定江東荒政錄序云紹定中鄱山袁侯自衢守爲江東常平使者既又直寶章閣提點本道獄刑兼常平事又以將作監召未行進直煥章閣因任領庾事如初侯之在江左於是五年矣始至歲大旱明年秋霜蝗食稼又明年復旱居數年閒屬州縣無一歲不告飢侯無一日不講荒政託事侯之幕府有綦其事而屬余以序者余歎曰此可以覩天心矣先儒有言天於菑變之將作必豫出其人以擬之若侯者其天之所擬耶蓋天之爲心仁而已矣然氣數之運參差不齊又或生於人事之感召則不幸而有卒珍焉雖非天心之所欲而有不能免者於是屬諸其人使救之以濟造化之所不及庶乎歲雖凶而不至甚害民雖飢且瘠而不

至盡委講經、此天心之所以為至仁、而人心之仁所以與為一也、夫通一道八九州、旱而霜、霜而澇、澇而又旱、天災頻仍、可謂極矣、使無仁人以任其患、則生靈之命、必將殄滅就盡、而天心之仁、不忍至是也、故以是屬之侯焉、而侯於荒政、悢悢然、悠悠然、寤為之不寐、飽為之不飽、其所區畫千條萬端、要不出於誠之一念。其為民請命於朝者以此、其諭官僚勉里居勸豪右者亦以此、文檄之所形、詩歌之所諷、丁寧惻怛、吐出肺肝、聞者樂為之盡力、侯嘗自謂一點赤誠對越蒼冥者、信乎其然、此其所以能全一道之命而副天心之所屬歟。方民之告病也、盜作於閭、未幾又作於衢、其距境皆不百里、侯不惟飽其民、且飽其師、凡防扞之計無不至、於是境內之人無疏和、而疆外之慾不得入、侯之有功於斯人又大矣、

野然。侯之所爲。亦不失其本心而已。本心者何。仁是也。夫天之與人以此心。未有不仁。而世之人往往流爲不仁者。違天而自賊者也。以侯之所爲。然後爲不失天之所與。則其安視斯人之飢且死而不爲之動。其得爲人乎。侯之荒政在江左者。其仁著於一時。而此錄之傳。使讀之者人人悟其本心而耻不侯若。則百世之仁也。故序而不辭。侯名甫。字廣微。

按正肅公所著書。有孝說。孟子解。信安志。防拓錄等書。而江東荒政特其一耳。然公之有得於家學。上承陸子而發爲實心實政者。於此亦可見其端。而陸子之教。所謂言。皆實言。行皆實行。隨處可驗。又世俗無識之士。妄謂朱陸異而不同。有若仇敵。故特錄其文忠公序文。以明其妄。文忠得朱子之學於詹元善。自南宋以來。號爲能昌明朱子之

學者無若眞文忠其爲袁正獻公行狀既推崇不遺餘力而顧師其德學為正肅此序亦稱其為天之所爲而推原其學於本心不惟不相詆而論學亦無不同後之爲朱陸異同之說者其造詣未能遠文忠公之百一而矢口狂詆豈非小人而無忌憚者乎試讀文忠此文及正獻公行狀亦可以惕然而知所愧悔矣文忠又嘗爲正肅像贊云儁絜齋心得慈湖髓方寸之明照萬里是爲鄭山子袁子盡正肅上承家學又兼師慈湖也正肅兄肅字晉齋眞文忠公同年進士也師事舒文靖於新安仕蹟甚著弟商字可齋亦知名於時

馮興宗周之德二人亦慈湖門人籍貫官階無可考惟見於袁正肅公跋慈湖遺書云先生之言多矣門人馮興宗周之

德。取訓詁之要聚爲一編。屬甫刻梓以惠後學。或者病所取太少。甫語之曰先生豈多言哉。先生居處無一惰容。接人無一長語。作字無一草筆。立朝大節正直光明。臨政子民真如父母。皆是先生純純皜皜之妙。先生嘗侍象山先生。發本心之問。舉扇訟是非以答。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後守永嘉。謂先聖謂自幼而學壯而始覺。覺此心。澄然虛明無體。廣大無際。日用云爲無非妙化。嗚呼先生之學師先聖師象山先生。吐於言辭的的真實一編。已多矣。奚其少。

陳少宰塤 子少司寇棨

宋史本傳

陳塤字和仲。慶元府鄞人。大父叔平。與同郡樓鑰友善。死。鑰

哭之、埧纔四歲、出拜如成人、銘指盤中銀杏、使屬對、埧應聲曰金桃、問何所據、對以杜詩鸚鵡啄金桃、銘殊然曰、亡友不死矣、長受周官於劉誥、須刻數千百言輒就、試江東轉運使司第一、試禮部復爲第一、嘉定十年登進士第、調黃州教授、喪父。毀瘠。考古禮制時祭儀制祭器行之、忽歎曰、俗學不足學。乃師事楊簡、攻苦食淡、晝夜不怠。免喪、史彌遠當國、謂之曰、省元雖數千人、狀元雖百人、而思數踰等、宜令省元初授堂除教授、當自君始、埧謝曰、廟堂之議甚盛、衆自埧始、得無嫌乎、徑部注廬州教授以去。士論高之、理帝即位、詔求言、埧上封事云、上有憂危之心、下有安泰之象。世道之所由隆。上有安泰之心、下有憂危之象。世道之所由汙。故爲天下而憂。則樂隨之、以天下爲樂。則憂隨之、有天下者。在乎善審憂樂

之機而已今日之敝莫大於人心之不合紀綱之不振風俗之不淳國敝人偷而不可救願陛下養之以正厲之以實莊之以明斷之以武而損直聲始著於天下興郡守高似孫不合去之歸奉其母召爲太學錄踰年始至轉對言天道無親民心難保日月逾邁事會莫留始之銳久則怠始之明久則昏吾拱仰成盛心也不可因以負有爲之志遵養時晦至德也不可因以失乘時之機上嘉納之遷太學博士主宗正寺簿都城火損步往王牒所盡藏玉牒於石室詔遷官不受應詔言應上天非常之怒者當有非常之舉動歷陳致災之由又有吳潛汪泰亨上彌遠書乞正馮榯王虎不盡力救火之罪及行知臨安府林介兩浙轉運使趙汝僤之罰人皆壯之遷太常博士獨爲袁燮議謚餘皆閤筆因歎曰幽厲雖百世

不改。謚有美惡。豈諛墓比哉。會朱端常于乞謚、損曰、端常居臺諫則逐善類。爲藩牧則務刻剝。宜得惡謚以戒後來。乃謚曰榮愿。議出。宰相而下。皆肅然改容。考功郎陳耆覆議合宜耆陳尙益欲改、損終不答。李全在楚州、有異志、損以書告彌遠、痛加警悔以答羣心。早正典刑以肅權綱。大明黜陟以防政體不納、未發貫貴妃入內、損又言乞去君側之蠱媚以正主德、從天下之公論以新庶政。彌遠召損問之曰、吾甥殆好名耶、損曰、好名孟子所不取也。夫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力勾去。添差通判嘉興府、彌遠卒、召爲樞密編修官、入對、首言天下之安危在宰相。南渡以來。屢失機會。秦檜死。所任不過万俟卨沈該耳。侂胄死。所任史彌遠耳。此今日所當也。次言內廷當嚴宦者

之、禁外廷當嚴臺諫之選於是洵論陰中之、監察御史王定劾頊、出知常州改衢州。蒞卜日發祭坑遷江山而東、頊獲諜者。即道人致牛酒。諭之曰。汝不爲良民而爲刼盜、不事耒耜而弄甲兵、今享汝牛酒冀汝改業、否則殺無赦。於是自首者日以百數。獻器械者重酬之。遂以潰散。改提點都大坑冶、徒福建轉運判官、侍御史蔣峴常與論中屬不合、又劾之、主管崇道觀、踰年、遷浙西提點刑獄、歲旱盜起、捕斬之、盜懼、徒去、安吉州俞垓與丞相李宗勉連姻、恃勢黷貨、頊按臨之、弓手戴福以獲潘丙功爲副尉、宗勉倚之爲腹心、盜橫貪害、頊至、福聞風而去、貽書宗勉曰。頊治福。所以報丞相也。傳聞貫走、丞相、贊輔弼不宜有此。宗勉答書曰、福惡貫盈、非君不能治、宗勉雖不才、不敢庇姦凶、惟君留意、及獲福猱章、衆皆欲殺

之、垻曰、若是、則刑濫矣、乃加墨徇於市、囚之圜土、以吏部侍郎召、及爲國子司業、諸生咸相慶以爲得師、未幾兼王牒檢討、國史編修、實錄修撰、乃辭兼史館、歷陳境土之蹙。民生之艱、國計之匱。既無經理圖回之素、惟有感動轉移之策。必有爲之本者。本者何。復此心之妙耳。又言履泰安而返泉者。有習安致危之理。因艱危而兢懼者。有處危圖安之機。明用舍以振紀綱。躬節儉以汰冗濫。屏姦妄以勵將士。抑貴近以寬糴糴結鄉社以防竊發。黜增翔以培根本。今任用混殽。薰蕕同器。選使賢者耻與同事。諫議大夫金淵見之怒、垻乞補外、不許、又辭免和糴轉官、賞亦不許、知溫州、未上、以言罷、垻家居時、自娛於泉石、四方學者踵至、輕財急義。明白洞達。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忽臥疾、戒其子柚架上書占之、得呂祖謙文

集、其墓誌曰、祖諫生於丁巳歲、役於辛丑歲、墳曰、異哉、我生於慶元丁巳、今歲在辛丑、於是一甲矣、吾死矣夫、子豪年十八、上書萬言論國事、吳子良奇之、妻以女、爲太府寺主簿、入對、極言賈似道爲相時國政闕失、文多不錄、爲淮東總領、似道誣以貪汙、貶建昌軍、籍錄其家、惟青氊耳、德祐初禮部侍郎李珏乞放便、以刑部侍郎召、不赴、卒、

序跋文畧

理宗紹定五年秋閏九月八日、賜象山書院額、以尚書劉壽諸石、時和仲爲浙帥、跋劉後云、象山文安先生、明本心之旨。啓千古之秘、開聾瞽迷、述續道統、如日月之昭揭、太嶽之表鎮也、於是四方儒彥、從者如雲、其尤碩大光明者、則有慈湖文元楊先生、絜齋正獻袁先生、淵澄峻發、木鐸鏗鍧、于以昌

以宋文明之治云云

嘉熙元年丁酉秋七月、和仲爲象使、刻先生語錄、自爲序、其畧云、孟子殁千五百餘年、宋有象山文安陸先生、挺然而生、卓然而立、昭然而知、毅然而行、指本心之清明、斯道之簡易、以啓羣心、詔後學、其教不務繁、而本末備、其辭不務多、而倫要明、洗章句之壓、破意見之窟、使聞者渙如、躍如、知心之即道、而不疑其所行、蓋非晦實之日月、崖險之津塗、邱阜之嵩華歟、墳生晚不逮事先生、而登慈湖之門、固嘗服膺遺文矣、象恩司道治、由書院騶謁祠像、如獲執經升堂、見同門所錄訓語、編未入梓、咸以爲請、再拜三復、乃授工鋟勒焉、或謂墳曰、近世儒生闢說、其徒競出紀錄、後來者裒拾摹傳、雖汗牛充棟、且未厭止也、子之所得不甚鮮約乎、墳語之曰、先生之

道如青天白日何庸語先生之語如霆雷驚怪何所綴錄而刊猶以為贅也而今而後有誦斯錄能於數千言之中見一言焉又於其中見無言焉則先生之道明矣敢拱以俟來者

和仲一號習菴黄文潔震論云近世慈湖先生楊文元公教學者專指心之精神是謂聖或者亦不無疑焉然此語於傳謂吾夫子所以教子思也使之推數究理周其所察則精神云者正其心之用與世之擯置此心於無用者正相南北與程子所謂存心愛物者正自符契故慈湖為郡教化興行習菴學於慈湖愛人利物之政至今豎人耳目要其行事則可以推其所以言心者矣

袁正肅甫題習菴觀聚堂云習菴築室扁曰觀聚堂前何有萬象可觀山如邪邪烟雲春吐草木沃若春先媚嫵修篁叢

山不知隆暑何況秋空呼日入戶翔風大雪松葉如怒上天下地四方曰宇物生其間何可勝數我於是觀樂歆斯土隨意作室不華不麻貫山旋深稍葺園圃得趣幽閒不入城府良朋偶來傾倒肺腑不及時事惟談鄒魯朋去何爲周易一部消息盈虛窮今亘古觀乃自觀寂無一語又題其尊明亭云非德不尊非道不明爰取斯義以明吾亭亭在山巔氣象巍然山從何來蜿蜿蜒蜒我坐亭上極目一望羣峰畢朝亭無與抗我撫亭下萬狀難寫一一分明入我醆斝有時携筇偕二三朋莫知我心獨撫孤松

錢秘閣將　千頃從子允文

宋儒學案本傳

錢時字子是淳安人幼奇偉不凡讀書不爲世儒之習以易

冠漕司既而絕意科舉窮明理學江東提刑袁甫建象山書院招主講席學者興起大抵發明人心指摘痛快聞者皆有得焉政事亦多所裨益丞相喬行簡薦之授秘閣校勘詔守臣以其所著書來上未幾出佐浙東倉幕召入史館檢閱以江東帥屬歸所著書有周易釋傳尚書演義學詩四書管見春秋大旨兩漢筆記蜀阜集冠昏記百行冠冕集人再爲融堂先生

按宋史本傳與此傳畧同此傳脫二語今增入

慈湖爲錢子是誌其妣徐氏墓云某於淳安錢子名時字子是至契于是已覺惟尚有微礙某剖其礙遂清明無間無内外無終始無作輟日月光照精神澄靜某深所欲愛後遣來子柏奉書至弁其妣徐氏家傳起其孝敬獨疑如見族人事

有難決就問、一言而定、閭閻不嚴而治、歲大歉、數日粁米給鄰里、有生子貧不舉者、急諭止之、給以酒米、其救活餓死不可殫紀、棺梧野殍、捐地數畝為萬里、其夫號筠坡翁、字晦仲、吳越文穆王九世孫、夫婦德同行合、子是起敬誌銘其墓、其與子是亦嘗為至契、銘其親墓、今思孔子書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異乎後世繁辭、某已戒子孫、我死後毋為誌銘、子是欲其孝妣之善譽垂於不朽、子是之子柏字誠甫、亦近於

嘉、

慈湖贈錢誠甫帖云、誠甫遠訪從容近日、問答亦詳、將歸侍、復求言、孔子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誠甫領斯教矣、毋或昏、

象山學案兵武允文號竹間淳安人錢時之從子也登咸淳九年進士第知武岡縣受學於時

羅寶章必元

宋史列傳

羅必元字亨父隆興進賢人嘉定十年進士調咸寧尉撫州司法參軍崇仁丞復攝司法郡士曾極題金陵行宮龍屏忤丞相史彌遠謫道州解吏審極甚必元釋其縛使之善達真德秀入參大政必元移書曰老醫嘗云傷寒壞證惟獨參湯可救之然其活者十無二三先生其今之獨參湯乎調福州觀察推官有勢家李遇奪民荔支園必元直之遇為言官以私憾罷之知餘干縣趙福王府驕橫前後宰貳多為擠陷王是以汝愚墓占四周民山亦為直之言於州曰區區小官罷

去何害人。益壯其風力。淳祐中。通判贛州。賈似道總領京湖。尅剝至甚。必元上疏。以爲蠹國脉傷民命。似道銜之。改知汀州。爲御史丁大全按去。後起幹行在糧料院。錢塘有海鰍爲患。漂民居。詔方士治之。郡人鼓扇成風。必元上疏力止之。帝召見曰。見卿梅花詩。足知卿志。度宗即位。以直寶章閣兼宗博士。致仕卒。年九十一。必元嘗從危稹包遜學。最爲有淵源。見理甚明。風節甚高。今鄉人猶尊慕之云。

按亨父師事包敏道。其調護曾景建之戍。毅然釋其繫而道之光。爲同鄉所重。蓋實有得於陸子之教。故能臨事卓然。毫不惑於利害也。

鄧侍郎泳

撫州府志本傳

鄧泳字德載、父約禮從學於象山先生。泳早承家學、登嘉定十三年進士、授分寧簿、居荊湖制置司幕下、再調江陵錄參、改新建令、上都堂稟議、除太社令、淮西制機兼沿江制司參議、加軍器監簿、措置江防、及齊安告急、往見孟珙、勉以力疾出戰、洎奏功、珙曰、鄧制參第一、除太常丞、知鄂州兼沿江制置副使、屢遷右文殿修撰、同修國史、遷刑部侍郎、會天變求言、泳奏愛惜根本、愛惜人才、愛惜日力、切中時務。仕終通議大夫、自號巽坡、居官所至、以廉見稱。晚歲坐累遷謫、卒年六十九、泳為橘園李侍郎浩之甥、入史館、遷刑部、官籍皆相改云、

饒秘監應子 從弟安撫應龍

撫州府志本傳

饒應子字定夫、延年長孫也、延年師陸子、教子孫世守其學、應子紹定五年進士、歷岳州教授、監封椿上庫、改知新建、辟知定城縣、寶祐五年除太學錄、陞博士、開慶元年進國子博士、遷秘書郎兼國子編修、九月權兼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時江西湖北湖南皆受兵、詔淮西赴援、應子行次江上、手疏淮不可弛備、宜留兵牽制、上從之、或請移蹕、朝堂聚議、應子奮筆曰、誰爲此謀、宜斬、又言洪天錫有犯無隱、監學小臣徐庚全輩叩閽去國、宜旌異之、累疏丁大全董宋臣等罪、景定初遷大理少卿、改秘少監、未幾以何夢然論罷去國、年五十有七、所著有南麓集三十卷、

饒應龍字翔夫、延年孫、應子從弟、與應子並承家學、端平二年進士、初主餘干簿、馮裕齋趙節齋交薦於朝、改知德化縣

丁大全當國欲處以要官拒不出理宗擢用不附丁者除監察御史首條陳敬天愛民用人聽言四事及戒貴戚飭明日果有帥臣獻方物者上怒却之在臺端風力甚勁或勸其婉言公曰言官其可婉耶竟以不合罷歸未幾提刑江東改浙西按閱案牘或終夜不寐遷直顯謨閣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剏萬年倉以惠飢民年六十卒於官所著有詩文類編六十卷史討三十卷盡心錄三十卷奏稿三卷行於世

撫州府志本傳

羅運判愚

羅愚字季能文恭點子以遺澤補官除籍田令補外得興國軍陛辭陳三說以端正學親忠賢爲本根以尊道揆重言責爲綱領以獎忠正顯節義褒介潔示節儉省浮冗爲規模上

荔綿以清勤衷之至郡值歲飢賑恤有方遷湖南憲使創雄從軍以彈冠改廣西運判除鹽法害民者作清勤堂高定于爲嚴求端于聖訓也自號北林卒年五十七愚恪守家學行誼純固政術循良生平召除之命十有五而辭者十有一出處裕如眞西山魏了翁亟稱之蓋陸子之餘波所及也

趙郡王希錧

宋史本傳

趙希錧字君錫舊名希喆登慶元二年進士第改賜今名少扶父喪歸道遇盜左右駭散希錧拊棺慟哭不避寇義而去學於陳傅良徐誼既舉進士調汀州司戶峒寇李元礪方起行人震懼郡僚佐議守城希錧下坐無一語守異之曰不言得毋有所見乎希錧曰守城非策距城三十里有隘曰古

急於財利。然於聚斂之臣矣
按寧波府志。與慤木傳。稱其初居青田。慕楊文元公簡倡道學於慈溪。不遠千里。因從弟與明諭門受業。得其心學。至歷官司農少卿。時兼知慶元府沿海制置副使。因慶縣地之湖北。創立慈湖書院。以崇祀文元公。又申聞其事於朝。設立書院山長。諸生誦法之盛。與宋相終。又自青田徙居慈溪。其心悅誠服。仰明師學。不亞於錢融堂時陳和仲輩矣。又稱其於嘉熙中知平江府。郡中飢。分揚設粥。以寓公方萬里董其事。全活數萬人。行飲射禮於學宮。廣鉒舖以嚴教養。學宮子弟為立生祠。其惠政感人如此。而宋史目以聚斂。其信然耶。聚斂必有其實。傳中並未指出其若何聚斂。豈以吳丞相潛疏言沈炎為與箴腹心爪牙甘為

濟舉云云。故添物議耶。是時元兵渡江。國事已危。軍需旁午。與憲身為宗臣。倘科厥切以濟時艱。容或有之。且潛亦為炎論罷。則相惡之言。未可為據。又稱其卒謚忠憲。史傳亦不載。惟見於本紀。而已。其先居青田。後徙慈溪。子孫現家其地。府志必無舛錯。而史傳止稱其居湖州。則亦誤矣。宋史成於元之中葉。時方崇尚朱子。排詆陸子之學。以吳文正虞文靖二公之賢。時論猶以陸學為疑。使不得安於胄監。則已從之為陸學者。橫遭誣衊。固其所也。故存宋史本傳以備忠憲官階。而復參以寧波府本傳。而論之如此。至於吳丞相潛與兄參政淵。並學於鄞奉議狀。蓋亦陸子門人。而疏論忠憲甚厲。亦如東坡目伊川為奸。意見偶不相合則不能不異。而各成其為君子。不相妨。亦正不必強

同也。

慈湖答萍鄉趙德淵親書後云。與論謂數年前極有性氣。及爲余判、全不見有性氣。永嘉徐良甫與德淵至稔熟、言其喜怒不形於色。同徐良甫從少保所從容幾日、德淵忽於早食前謂曰、與哉。良甫問狀、於是知其有覺。其後見德淵、德淵曰、與慈今於日用應酬都無一事。只未知歸宿之地。慈曰、不必更求歸宿之地。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皆有是心。心未嘗不聖、何必更求歸宿。求歸宿乃起意、反害道。孔子每每戒學者毋意。後再見德淵、果平不動乎意。

吳泰淵

宋史本傳

泰淵字道父、秘閣修撰柔勝之第三子也。幼端重寡言、者志

乃罷。瓦戌喪毀、哭泣哀慕如成人。嘉定七年舉進士、調建德
縣主簿、丞相史彌遠館留之、語竟日大悅、謂淵曰君國器也、
今聞化新昆尉、即日可上、欲以此處君。淵對曰甫得一官何
敢躐進、況某有嚴君所當稟命。彌遠為之改容、不復留。至官
就辟令江東九郡之寃訟於諸使者。皆乞送淵。改差江東制
置使司幹辦公事、丁父憂、詔以前職起復、力辭。弗許、再辭、且
貽書政府曰、人道莫大於事親、事親莫大於送死、苟冐哀求
榮、則平生大節已掃地矣。他日何以事君。時丞相史嵩之方
起復、或曰、得毋礙時宰乎。淵弗顧、詔從之。服除、差浙東提舉
茶鹽司幹辦公事、改鎮江府節制司沿江制置使司幹辦
公事、皆不就。知武陵縣、改楊子縣、兼淮東轉司幹辦公事、添
差通判眞州、入為將作監丞、遷樞密院編修官、兼刑部郎官、

再遷秘書丞、仍兼刑部郎官、以直煥章閣知平江府、兼節制許浦水軍、提點浙西刑獄。會衢嚴盜起、詟報至、調遣將士招捕之、殲其渠魁。散其支黨、以功爲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兼國史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獲左司、進右文殿修撰、樞密副都承旨、兼右司。兼檢正、兩府欲用兵中原、以據關守河爲說、淵力陳其不可。大約謂國家力決不能取、縱取之。決不能守。丞相鄭清之、不樂而罷、出知江州、改江淮荊浙福建廣南都大提點坑冶、都司袁商令御史王定劾、淵罷、侍御史洪咨夔不直之、劾定左遷、未幾邊師果如淵言、清之致書引咎具謝。差知鎮江府、定防江軍之援、兼淮東總領、以功遷太府少卿、復以總領兼知鎮江、加集英殿修撰、知鎮江兼總領、進權工部侍郎、職任如舊、權兵部侍郎、權戶部侍郎、再爲總領兼

知鎮江時、淵造闕下、入對、歷陳九事、甫下殿、御史唐琪擊之、琪蓋淵所薦者也、遂仍前職、提舉太平興國宮、久之加寶章待制、再起知鎮江、兼總領、未幾以戶部侍郎兼知鎮江府、召赴行在、以寶章閣直學士、知太平州、尋兼江東轉運使、時兩淮民流徙入境者四十餘萬、淵亟加慰撫、而賙濟之、使之什伍。令土著人無相犯。旁郡流民焚劫無虛日、獨太平境內肅然無敢譁者。以功加華文閣直學士、沿海制置使、知慶元府、不赴、以工部尚書沿海制置副使、知江州、亦不赴、升華文閣學士、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兼轉運副使、會歲大祲、講行荒政。全活者七十八萬九千餘人。徙知潭州、湖南安撫使、不赴、加敷文閣學士、仍知隆興府、安撫轉運副使如故、改知鎮江府、兼都大提舉浙西沿海諸州軍許浦澉浦等處兵船、歲亦

大祲因淵全活者六十五萬八千餘人。左正言三疏劾淵奪職、尋復職、提舉太平興國宮、未幾改鴻慶宮、丁母夏服除進龍圖閣學士、江西安撫使兼知江州、尋爲沿江制置副使兼提舉南康軍兵甲公事、節制蘄黃州安慶府屯田使湖南峒寇焚入江右之境破數縣袁洪大震淵命將調兵。生擒其渠魁亂遂平、遷兵部尚書、知平江府兼浙西兩淮發運使務兼知平江府歲亦大祲、因淵全活者四十二萬三千五百餘人。兼浙西提點刑獄、知太平州兼提領兩淮茶鹽所、以功進端明殿學士、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節制和州無爲軍安慶府兼三郡屯田使。朝廷付淵以光豐蘄黃之事、凡翔司空山燕家山金剛臺三大砦。嵯峨山鷹山什子山等二十二小砦團丁壯置軍。分立隊伍。星聯棋布。

脉絡貫通。無事則耕，有警則禦。詔以淵興利除害。所列二十有五事，究心卑民，拜資政殿大學士，職任如舊。與執政恩例，封金陵侯，復賜錦繡堂忠勤樓大字，進爵爲公，徙知福州福建安撫使，改知平江府，兼發運使。御史劉元龍劾淵，帝寢其奏，改知寧國府，累具辭免，且匄辭以本官提舉洞霄宮。起知潭州湖南安撫使，不赴，改知太平，兼提領江淮茶鹽所，判湖制置大使，知江陵府，兼夔路策應大使，兼京湖屯田大使，帶行京湖安撫制置大使，拜觀文殿學士，職任如舊，兼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湖北京西軍馬錢糧，淵調兵二萬，往援川蜀，其後力戰於白河、沮河、玉泉，寶祐五年正月朔，以功拜叅知政事，越七日卒，贈少師，賻銀絹以五百計。淵有材畧，迄濟事功，所至興學養士，然政尚嚴酷，好興羅織之獄，籍入豪橫，

故時有蜈蚣之謠其弟潛亦數諫止之所著易解及退菴文集奏議

吳丞相潛

宋史本傳

吳潛字毅夫宣州寧國人秘閣修撰柔勝之季子嘉定十年進士第一授承事郎簽鎮東軍節度判官改簽廣德軍判官丁父憂服除授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添差通判嘉興府權發遣嘉興府事轉朝散郎尚書金部員外郎紹定四年遷尚右郎官都城大火潛上疏論致災之由願陛下齋戒修省恐懼對越菲衣惡食必使國人信之毋徒減膳而已珠玉聲色必使天下孚之毋徒徹樂而已閹宦之竊弄威福者勿親女寵之根萌禍患者勿昵以暗室屋漏為尊嚴之區而必敬必

以恤無酬歌爲亂亡之宅而不淫不佚使皇天后土知陛下有畏之之心使三軍百姓知陛下有憂之之心然後明詔二三大臣和衷竭慮力改絃轍收召賢哲選用忠良貪殘者屏回衆者斥懷姦黨賊者誅貫怨誤國者黜毋並進君子小人以爲包荒毋兼容衆說正論以爲皇極以培國家一綫之脉以救生民一旦之命庶幾天意可回天災可息弭災爲祥易亂爲治又言專地要區當豫畜人才以備患論大順之理貫通天人當以此爲致治之本又貽書丞相史彌遠論事一曰格君心二曰節奉給三曰賑恤都民四曰用老成廉潔之人五曰用良將以禦外患六曰革吏弊以新治道授直寶章閣浙東提舉常平辭不赴改吏部員外郎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遷大府少卿淮西總領又告執政論用兵復河南不可

輕乃以爲金人既滅與北爲鄰。法當以和爲形。以守爲實。以戰爲應。自荊襄首納空城。合兵攻蔡。兵事一開。調度寖廣。百姓狼狽。死者枕籍。使生靈膽肝塗地。得城不過荊棘之區。獲俘不過曖昧之骨。而吾之內地荼毒如此。邊臣誤國之罪。不待言矣。聞有進恢復之畫者。其算可謂俊傑。然取之若易。守之實難。征行之具。何所取資。民窮不堪。激而爲變。內郡率爲盜賊矣。今日之事。豈容輕議。自後興師入洛。潰敗失亡不貲。潛之言率驗。遷大府卿。兼權沿江制置。知建康府。江東安撫留守、上疏論保蜀之方。護襄之策。防江之算。備海之宜。進取有甚難者三事。端平元年。詔求直言。潛所陳九事。一曰顧天命以新立國之意。二曰植國本以廣傳家之慶。三曰篤人倫以爲綱常之宗主。四曰正學術以還斯文之氣脈。五曰廣言

人才以待急絶。六曰寛恤民力以致寛舒。七曰邊事當整[illegible]
飭以圖新功。八曰褚幣當權斟制以解後憂。九曰盜賊當[illegible]
禍端而圖善策。以直論忤時相罷、奉千秋鴻禧祠。改秘閣修
撰、權江西轉運副使、兼知隆興府。主管江西安撫司。權太常
少卿。奏造斛斗輸諸郡租寛恤人户。培植根本。凡十五事。進
右文殿修撰、集英殿修撰、樞密都承旨督府參謀官、兼知太
平州、五辭不允。又言和戰成敗大計。宜急救襄陽等事。貽書
執政、論京西既失、當招收京淮丁壯為精兵。以保江西。權工
部侍郎、知江州、辭不赴、請蒞宗子以係國本。以鎮人心。改權
兵部侍郎、兼檢正論士大夫私意之敝以為襄漢潰決。興沔
破亡。兩淮俶擾。三川陷沒。欲望陛下念大業。將頹。士習已壞。
以靜專察羣情。以剛明消衆慝。警於有位。各勵至公。毋以術

數相高而以事功相勉毋以陰謀相訐而以識見相先協謀
并智戮力一心則危者尚可安而衰證尚可起也又請分路
取士以收淮襄之人物試工部侍郎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
使改知平江府條具財計凋弊本末以寬郡民與轉運使王
埜爭論利害授寶謨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改玉隆萬壽
宮試戶部侍郎淮東總領兼知鎮江府言邊備防禦等十有
五事改寶謨閣直學士兼浙西都大提點坑冶權兵部尚書
浙西制置使申論防拓江海團結措置等事進工部尚書改
吏部尚書兼知臨安府乃論艱屯蹇困之時非反身修德無
以求耳通之理乞遴選近族以係人望而俟太子之生擢兼
納兼侍讀經筵以臺臣徐榮叟論列授寶謨閣學士知紹興
府浙東安撫使辭提舉南京鴻慶宮遴請致仕[illegible]華文閣學

上知建寧府、辭丁母憂、服除、轉中大夫、試兵部尚書、兼侍讀、轉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改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封金陵郡侯、以亢旱乞罷免、改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改知福州、兼本路安撫使、徙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召同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入對言國家之不能無敵、猶人之不能無病。今日之病、不但倉扁望之而驚、庸醫亦望而驚矣。願陛下篤任元老、以為醫師。博采衆益、以為醫工。使臣輩得以效牛溲馬勃之助。以不屏陛下知人之明。淳祐十一年、入為參知政事、拜右丞相、兼樞密使、明年、以水災乞解機政、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又四年、授沿海制置大使、判慶元府至官、條具軍民久遠之計、告於政府。奏皆行之。又積錢百四十七萬三千八百有奇。代民輸帛。前後所蠲五百四十九萬

一千七百有奇。以久任之、禍且累、卒乞歸、明罷、進封崇國公、判寧國府、選家以賜、叔使兼侍讀、召入對、論畏天命、結民心。進賢才。通下情。帝嘉納、拜特進左丞相、進封慶國公、益公、令在朝之臣、各陳所見。以決應敵之宜。改封許國公、大元兵渡江、攻鄂州、別將由大理下交趾、破廣西湖南諸郡、潛來今鄂渚、被兵、湖南搖動、推原禍根、良由近年奸臣權士、設為虛議、迷國誤軍、其禍一二年而愈酷、附和逢迎、誇阿諂媚、積至於大不靖、臣年將七十、犯顏致命、所不敢辭、所深痛者、臣交任之日、上流之兵已蹈黃漢、廣右之兵已蹈柳賓、謂臣壞天下之事、亦可哀矣、又論國家安危治亂之原、皆由近年公道晦蝕、私意橫流、仁賢空虛、名節喪敗、忠嘉絕聲、諛佞成風、天怒而陛下不知、人怨而陛下不察、稔成兵戈之禍、積為宗社之

奕章鑑高鑄、賚與丁大全同官、傾心附麗、畀爲要途、蕭泰來等羣小嗜、國事日非、浸淫至於今日、陛下稍番日月之明、毋使小人翕聚、以貽善類之禍、沈炎實趙與𥲅之腹心爪牙、而任臺臣、甘爲之搏擊、姦黨盤據、血脈貫穿、以欺陛下、致危亂者、皆此小人爲之、又乞令大全致仕、炎等與祠、高鑄竄管州軍、不報、屬將立度宗爲太子、潛寄奏云、臣無彌遠之材、忠王無陛下之福、帝怒潛卒以炎論劾落職、命下、中書舍人洪芹繳還詞頭、不報、謫建昌軍、尋徙潮州、責授化州團練使、循州安置、潛預知死日、語人曰、吾將逝矣、夜必雷風大作、已而果然、四鼓開霽、撰遺表、作詩頌、端坐而逝、時景定三年五月也、循人聞之、咨嗟悲慟、德祐元年、追復元官、仍兼執政恩數、明年、以太府卿柳岳請贈謚、特贈少師、

按二吳之父。名在儒林之首與文元袁正獻同列。又延邏
奉議嶽敎其二子。效祭政業亟相質心質學。發爲功業。照
縣一時、祭政力辭起復、亟相論反身修德皆有得於講學
而合於奉議所稱象山第一義者也。
寧波志名宦傳、有宋史所未備者「云潛出入朝者不常、初以
試工部侍郎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後復以觀文殿大學
士沿海制置大使判慶元府、首先加惠庠序、篤意教。養以學
供日繁、廩餼不足、乃於常餼外日增給錢一百二十貫分齋
造食。官給樣量。仰齋隸各以時值取於市復撥沒官田莊歸
之學以嚴樂育。嘗出所輯孔孟格言。及所製存悔齋箴、循思
來學。凡學計不繼。支移那給。有請必俞。諸生感之。肖像祠於
石室。郡城不飭、有盜城而樓觀者、巡徼之途遂塞、潛乃芟夷

荆蓁闢者補、圮者塡、低薄者崇、益朔巡鋪、寘卒以邏、鼎建慈和永豐朝京三門、而甬水靈橋東渡、悉繕治之、先是制置使司歲調明温台三郡民船防定海戍、淮東京口、船在籍者、率多損失、每按籍科調、吏並緣爲姦、民甚苦之、潛立爲義船法、令三郡郡縣各選鄉之有材力者、以主團結、如一鄉歲調三舟、而有舟者五六十家、則衆辦六舟、半以應命、半以佃食其利、有餘者、俾蓄以備來歲用、凡丈尺有則、鄉都有文、期用有時、著爲成式、其船並留江滸、不時輸番下海更戍、船户各欲保護鄉井、旋出大舟以聽調、分日於三江合兵、泥船關之、罷海甯然、設永平寨於夜飛山、就以偵校、偵以生券給以事推、使漁户有籍、而行旅無虞、設向頭寨、外防倭麗、內蔽京畿、又立烽燧、分爲三路、皆發軔於招寶山、一達大洋壁下山、一達

向亞萊一達本府省敘亭從亭客傳一牌竟達轅帳而沿江沿海就火疾馳覩者悚懾故理宗諭之曰已書再考郡綱振飭海道肅清非虛語也潛尤究心水利於郡城平橋立水則刊平字於石視字之出沒爲啓閉過涇潦輒委官啓閘泄水民免墊溺他山洪水灣隄崩河决即其地爲三壩西七鄉無復旱暵之憂懇管山河導西江二百餘里之水滙於茅針碶鄞慈定皆沾其利已又碶鄞之棟木碶永豐碶開慶堰鄞郎堰北津堰西渡築江東道頭以濟浮梁所不及堰慈谿之雙河使越人不得以鄞爲壑堰黃家閘支浦又爲黃泥埭爲新堰爲新壩造高橋凡諸邑淤河茂港悉浚治之重修驛路至今有相公衖吳公塘之頌置永豐倉準常平之法建恩院一百五間合六廂之鰥寡孤獨瘖聾跛躃者三百人廩之閒息

民藥局歲以春夏施其劑餌三年之間雨暘常愆期潛無時不禱有禱輒應屢致豐稔麥有三穗之瑞民甚德之嘗自爲詩曰數莖半黑半白髮一片[illegible]此潛受先天下剛直敢言其奏疏及與宰相論辯忠憤激烈皆人所不敢聞者先以忤時相罷奉祠既而賈似道銜之不已安置循州乃除其私人劉宗申知循州屬以黃祖之事百計殺之潛預知死日循人咨嗟悲慟

徐都曹愿

寧波府志本傳

徐愿字恭先昌國人遊太學一時文辭爲倫輩所重登開禧元年進士第居官以廉莅事以勤後除福建提舉適黃[illegible]寇發衆皆縮頸退避愿獨晏然無懼色且爲婉言撫喻庇乃羣

拜於前事平入爲右司兼都曹人謂愿嘗受業於絜齋故其政事文學有自來矣